Academic Press of the USA Inc.
美國學術出版社

漢學 Sinology 4 (2021)

ISSN 2833-1516, Online 2833-1540 ISBN: 9781682025246
馬維行 (M. Woesler) 主編

歐洲大學出版社

漢學 Sinology 4 (2021)

《漢學》由世界漢學研究會(http://china-studies.com)於2018年創辦，收錄有關中國古代、近代、現代和當代大中華地區歷史、經濟、文化和社會文章、不定期論文、評論文章、書評等，以及其他中文期刊和專著的論文摘要。本期刊為歐盟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學者提供了一個專門的學術交流論壇。我們歡迎各地學者(包括博士研究生)的來稿。

Hanxue / Sinology is a double blind peer reviewed annual journal in Chinese on traditional,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featuring research results from the Humanities including Social Sciences, Cultural Studies, Letters, Philosophy, History, Law, Economy etc. It offers a forum especially for scholars from sinophone countries, regions and communities. We welcome contributions based on independent research by scholars, including PhD candidates, from anywhere. Publisher: New Castle: Academic Press of the USA, Editor: Martin Woesler.

《漢學》文章經過專家審閱，每年出版一期。

期刊網站是：

http://universitypress.eu/en/journals.php.

本刊已加入以下引文索引： Publons、Index Copernicus、ROAD、Citefactor、Academic Research Index (ResearchBib)、Scientific Indexing Service 等

《漢學》是中國湖南師範大學外語學院的中文學術期刊。編輯部：湖南師大外院國際漢學中心。

出版社、印刷、發行：美國學術出版社，美國19801 特拉華州紐卡斯爾縣威爾明頓市 1007 N Orange St 4th floor suite #96, Wilmington, New Castle, Delaware 19801, USA.

美國：該雜志由美國學術出版社在美國印刷出版，可通過 ap@e-texts.org或亞馬遜網站直接從出版社購買。

歐洲：該期刊由歐洲大學出版社在歐洲印刷和出版，可以通過 info@universitypress.eu 或 Amazon.de 直接從出版社購買。

主編：吳漢汀

郵箱: journal@china-studies.com
ISSN 2833-1516, Online ISSN 2833-1540
ISBN 978-1-68202-524-6, ASIN

每篇文章都有 DOI, 例如：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X, X 表示期刊的部分，比如 X 是 1 表示封面、版權頁、目錄，2 表示第一篇文章。3 表示第二篇文章，以此類推。訂購 order@china-studies.com

製作編輯：黃淵基，漢學編輯：朱立蓥

個人和機構訂閱費用（含國內外郵寄費）：

紙質版 49 歐元/年（不含特刊）

電子和紙質版 99 歐元/年（含特刊）

特刊 49 歐元/期

大學校內網入口許可 (IP 域名範圍)398 歐元

有關每期目錄信息，請參閱美國國會圖書館內記錄：

http://journal.china-studies.com

http://universitypress.eu/en/journals.php

來稿須知

請在 Microsoft Word 或 Open Office 中按照期刊的格式編寫論文，並提交至 journal@china-studies.com。

《漢學》期刊投稿文章格式詳述：

1. 字體和行距

文章應選用 A5 版面，頁邊距為上下左右各2cm。文章標題中文應採用 20 號加粗宋體，英文應採用 20 號 Times New Roman 加粗字體，中文英文標題分兩行寫出，並居中顯示，前後空一行；副標題中文應採用四號加粗宋體，英文應採用四號 Times New Roman 加粗字體，中文英文標題分兩行寫出，並居中顯示，前後空一行；作者名字，所在大學，所在國家或地區這一資訊應採用五號宋體，並居中顯示。

文章摘要部分："摘要"二字應採用五號加粗宋體，左對齊，摘要內容應採用五號宋體，寫在"摘要："二字下一行，中文摘要需 300 字左右。英文摘要中，"Abstract" 這一單詞應採用五號 Times New Roman 加粗字體，左對齊，英文摘要內容應採用五號 Times New Roman 字體，寫在"Abstract:"下一行，英文摘要需 250 詞左右。

正文部分：一級標題應採用四號加粗宋體，二級標題應採用小四號加粗宋體，上方空一行，三級標題應採用小四號宋體，其他正文內容中，中文應採用小四號宋體，英文應採用小四號 Times New Roman 字體，首行縮進 2 字符，行距統一為：多倍行距 1.2 倍。註腳部分：中文應採用五號宋體，英文應採用五號 Times New Roman 字體。

2. 文中引文以及註腳

當正文中出現長引文時，應單獨引用，採用五號楷體，前後空出一段，每行縮進 4 字符。在引文最後應當用括弧標明作者名字，年份及頁碼，不同項間用英文逗號以及英文空格銜接。

請將作者相關研究方向，聯繫方式，是否為基金專案論文等資訊作為註腳於封面頁標明，如論文為基金專案下論文，請按照"基金專案：專案名稱或編號"格式在註腳寫明，註腳部分只需要注明需要解釋的信息，無需將參考文獻添加在註腳部分。

3.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四字應另起一頁，採用四號宋體，左對齊顯示，文獻按照英文首字母或拼音首字母排序，書籍以及期刊名應用斜體表示。參考文獻第一行左對齊，第二行應首字縮進 2 字符。

引用文獻為**書籍**應採用的格式：

姓名 Pinyin, 姓名 Pinyin. 年份. *書籍名* [英文翻譯]. 出版地[英文翻譯]：出版社[英文翻譯].

英文的書籍：

Last name, first name, and first name last name. Year. *Book Title* [中文翻譯]. Place[中文翻譯]: Publishing House[中文翻譯].

引用文獻為**期刊**應採用的格式：

姓名 Pinyin, 姓名 Pinyin. 年份. 文章名稱[英文翻譯]. *期刊名稱*[英文翻譯] 期數(卷數):頁碼（注：如無期數，則採用 卷數:頁碼的格式）

英文的期刊：

Last name, first name, and first name last name. Year. Paper Title [中文翻譯]. *Journal title* [中文翻譯] 期數(卷數):頁碼（注：如無期數，則採用 卷數:頁碼的格式）

倫理聲明

《倫理聲明》基於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於 2011 年起草的建議。

編輯義務

1. 中立。文章內容與作者的種族、性別、性取向、年齡、殘疾、宗教、民族、政治哲學無關。
2. 保密。所有手稿都應被視為機密文件。未經編輯允許，不得將它們展示給任何人。除了作者、審稿人之外，管理人員和編輯人員不應向任何人透露提交的稿件信息。
3. 資料披露及利益衝突。未經作者明確同意，編輯或審稿人不得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所提交稿件中未發表的數據。
4. 發表決定權。期刊編輯決定投稿文章的發表。編輯在編輯委員會政策的指導下，考慮有關誹謗、版權和剽竊的法律義務。編輯可以與編輯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或審稿人共同做出決定。如果作者對委員會的決定有異議，編輯可以邀請兩位新的審稿人。

審稿人義務

1. 編輯權。審稿人協助編輯人員做出決定，也可能幫助作者提高稿件質量。
2. 延期和最後期限。當一名客座審稿人覺得自己沒有足夠的能力來評估文稿中提出的研究，或者如果他發現自己無法及時提供報告，必須立即通知編輯，以便預留時間聯繫其他審稿人。
3. 客觀、禮貌和尊重的標準。報告必須客觀。不允許針對作者的個人評論和批評或針對文本內容的傷害性言論。審稿人的觀點必須清晰，論據充分，並且尊重作者。
4. 引用文獻。審稿人必須找出作者未引用的出版物。任何此類表示都必須附有適當的評論。審稿人應提請編輯注意手稿和以前發表的數據之間的任何相似性和重疊。
5. 資料披露及利益衝突。通過匿名回復獲得的信息和想法是機密的，不應用於審稿人的個人利益。審稿人不應接受可能導致與作者產生競爭、合作或其他關係的利益衝突的稿件。

作者的義務

1. 信息的有效性。在提交出版的文章中包含的信息必須提出作者的研究結果，以及這些結果及其重要性的客觀討論。基礎數據必須正確顯示。欺詐性和故意不准確的信息是不道德且不可接受的。作者應該引用對研究有影響的出版物。
2. 創意和剽竊。作者必須確保所寫的是自己完全原創的研究，如果他們使用了其他人的書或文章，必須適當地標記出引用出處。
3. 一稿多投。作者不應向多個期刊(或書籍)提交同一篇稿件。在多個期刊上提交同一篇稿件是不道德且不可接受的。本雜志不接受除中文以外的其他語言發表的文章。在這種情況下，作者必須提供第一次出版的參考資料，並且不受原出版商的版權限制。
4. 文章作者。只有對相關研究做出重大貢獻的作者才被認為是作者。所有對研究做出貢獻的人必須出現在作者名單中。如果其他人參與了這個研究項目的某些方面，他們應在致謝中提到。第一作者必須確保所有合作作者(且只有合作作者)都包含在稿件作者名單中，合作作者已經看到並批准稿件的最終版本，且同意提交稿件。
5. 資料披露及利益衝突。所有作者如果有基金支持，必須標明。
6. 出版中的錯誤。如果作者在其出版物中發現了一個重要的錯誤或不准確之處，必須迅速通知編輯。

漢學 4(2021)1-6 ISSN 2833-1516 Sinology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1

《漢學》第四卷（2021）
典籍 Classics

内容目錄 Contents

《孔丛子·诘墨》成篇问题刍议————伍亭因 7
Discussion on the Composition of Kongcongzi: Jiemo (Kongcongzi Criticizing Mozi). Wu Tingyin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2

敦煌写本《新修本草》残卷研究————王国巍 35
Study on the Fragments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Newly Revised Materia Medica”. Wang Guowei.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3

南人北学陆陇其————梁世和 51
Lu Longqi - A Southerner Who Studied the Northern Tradition. Liang Shihe.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4

《勵忠節鈔》引《世說新語》考論————黃啟深 75
A Study of *Shishuo Xinyu* with Reference to *Lizhongjiechao*.
Huang Qishen.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5

唐大中初年道教瑞应与国家政治的互动 —— 以唐大中二年饶州开元观神秘移址事件为例————周能俊 107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aoist Divination and 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Early Dazhong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 The Example of the Mysterious Relocation of Kaiyuanguan in Raozhou in the Dazhong Second Year of Tang Dynasty. Zhou Nengjun.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6

漢學 4(2021)35-52 ISSN 2833-1516 Sinology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5

敦煌写本《新修本草》残卷研究[13]

Study on the Fragments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Newly Revised Materia Medica"

王国巍[14], 西华大学，中国
Wang Guowei, Xihua University, China

摘要

由苏敬等二十多人集体编纂完成的《新修本草》系统地总结了唐以前的中药学成就，是我国第一部由国家颁布、具有药典性质的本草著作，敦煌写本《新修本草》共有 6 件，从书写形式上分析，朱墨杂书的书写形式，可能是目前最接近唐代《新修本草》原貌的残卷本。敦煌写本《新修本草》残卷记载了许多种中药,与目前我国通

[13] 本论文为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中心项目（编号：2020C02）研究成果。

[14] 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敦煌学，电子邮箱：scwgw123@163.com

行的本草文献相对校,发现目前通行本草文献中存在同一药物的记载虽有不同之处，但大体上无明显错误。敦煌写本《新修草本》是传世的珍品，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它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各归其类，主要从医学角度研究，如果书法艺术的角度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和利用，也许会给敦煌写本《新修本草》带来更加广阔的新天地。

关键词

敦煌、写本、新修本草、通行本、书法

Abstract

The newly revised Materia Medica compiled by Su Jing and other more than 20 peopl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It is the first materia medica work with Pharmacopoeia nature issued by the state in China. There are 6 Dunhuang manuscrip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riting form, the writing form of Zhu Mo miscellaneous books may be the closest to the Tang Dynasty A fragment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the newly revised materia medica.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of the newly revised materia medica records many kin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hich is compared with the current current materia medica literature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records of the same drug in the current current materia medica literature are different, but there are no obvious errors in general.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of the newly revised materia medica Basically, it is a categor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search.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scholars basically belongs to their

category. The study is mainly from a medical perspective. If the angle of calligraphy is studied and utilized together, it may bring a new and more new land to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Key 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newly revised Materia Medica, general books, calligraphy

唐朝显庆四年（657 年），由苏敬等二十多人集体编纂完成的《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系统地总结了唐以前的中药学成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具有药典性质的本草著作，比欧洲纽伦堡政府在公元 1542 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 883 年，所以说，《唐本草》不独是中国最早的药典,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在纪念唐本草编成 1300 周年之际，尚志钧、谢海洲共同撰写了一篇名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药典——唐本草》的文章。[15]

该《新修本草》共五十四卷，包括正文二十卷、目录一卷，《新修本草图》二十五卷、目录一卷，《本草图经》七卷。《本草》部分主要在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增加部分新药、注文重新编订而成，共收载药物 850 种，分为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谷、有

[15] 尚志钧、谢海洲《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药典——唐本草》，中国药学杂志 1959 年 10 期，第 498-501 页。

名未用九类，主要论述药物名称、性味、主治和附方等，在编写体例方面遵从朱墨分书的原则。《药图》根据实物绘制，《图经》是对《药图》的说明，主要论述药物产地、形态鉴别、采药时日和炮制加工等。书中订正药物纰缪 400 余处，增加药物百余种。由于当时正处于唐朝全盛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有不少外来药品通过贸易进入我国，如安息、龙脑、郁金、胡椒、茴香等等。鸦片一物就是由波斯地区当贵重药物运进中原的。其中还记载了用白锡、银箔、水银调配成的补牙用的填充剂，这也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补牙的文献记载。

该书由政府组织编纂，在本草编纂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价值，基本可代表唐朝药学水平。本书不仅流传的范围广，而且流传的时间也久，自 659 年始，直至十世纪的中叶，三百多年中，中国、日本等国医家多把它列为必读之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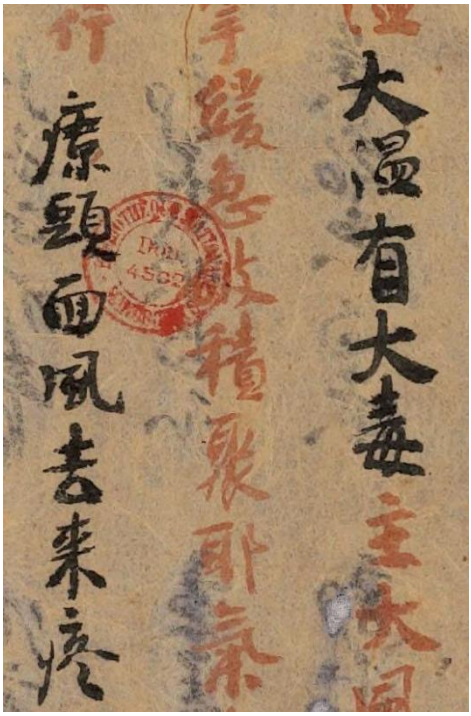
宋开宝以后，原本渐次亡佚，如今只有正经二十卷尚有敦煌写本（归义军时期 851-1036 年）、日本写本残卷。本草部分中的绝大部分为《开宝本草》、《嘉祐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本草品汇精要》等本草文献所继承，图经部分收载于《蜀本草》及《千金翼方》中。唐代陈藏器以此书为对象进行补遗解纷，编成了《本草拾遗》（739 年）。此后五代后蜀及宋代诸官修本草，均以此书为蓝本进行补订。2008 年有日本江户末期古抄本残卷十卷，自从 2000 年以来多次影印出版。另有敦煌发现的此书古抄残篇三种，流落海外。根据以上残卷及 2008 年保存在《证类本

草》、《千金翼方》诸书中的该书内容，日人冈西为人及中国人尚志钧分别辑复了《新修本草》。冈西为人《重辑新修本草》先后由台湾中国医药研究所（1964 年）及日本学术图书刊行会（1973 年）影印。尚志钧《唐·新修本草》于 1981 年由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敦煌写本《新修本草》共有 6 件，S．4534 存卷十七果部、卷十八菜部之末和卷十九米部的个别药物，S．9443 存卷十七果部二药残文，P．3714 存卷十 30 种药，P．3822 存卷十八菜部 8 种药，国家图书馆 BDl2242 和日本杏雨书屋羽 40 均为卷上序例，两件可以缀合。

敦煌写本虽为断篇残帙，其纸本大小为：31*1098 cm，但为现存最早的传本，十分珍贵。笔者对敦煌写本《新修本草》残卷进行研究之后，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心得。

第一，从书写形式上分析，朱墨杂书的书写形式，可能是目前最接近唐代《新修本草》原貌的残卷本。如图所示：


大温有大毒
療頭面風去来疼

可以清楚地看出，“大温有大毒”是黑色的，“主大风…气行”是红色的，后面的“疗头面风去来疼”又是黑色的。其它的残卷也多是这种朱墨书写的形式居多，只有少数几页全是黑色的字。这一点值得我们重视。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于业礼先生在《敦煌〈新修本草〉残卷概说》一文中也有类似的看法，[16]值得关注。

第二，敦煌《新修本草》残卷记载了许多种中药,与目前我国通行的本草文献相对校,发现目前通行本草文献中存在同一药物的记载虽有不同之处，但大体上无明显错误。

辽宁中医药大学刘秀峰、谢明在参与主持 2018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项目的时候，两人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敦煌“新修本草 P.3714”药物记载在后世本草文献中的异同及考释》，[17] 对这个相关问题已有较为详细的考释，兹不再重述，仅就笔者个人浅见和不同，略作补充与商榷。

刘秀峰、谢明在自己的文章中，明确地说：“敦煌新修本草 P.3714 残卷记载了《新修本草》卷十草部下品之上的 30 种药物,将其同目前通行的主流本草文献（辑复本或点校本）相比,发现目前通行的主流本草文献（辑复本或点校本）中存在同一药物的记载有断句不同、记载不同以及选字用

[16] 于业礼《敦煌〈新修本草〉残卷概说》，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科版)2020 年 1 期，第 39 页。

[17] 刘秀峰、谢明《敦煌“新修本草 P.3714”药物记载在后世本草文献中的异同及考释》，中药材 2020 年 5 期，第 1248-1251 页。

词不同等问题。这种情况的存在,极易产生歧义,不利用传统药学的传承,也有碍于对部分药物的正确认知。”笔者认为,目前通行的主流本草文献（辑复本或点校本）是刻印本,敦煌残卷是手写本，这两个不同形式的版本无论如何是必然存在差异之处的，不能一概而说其早起手写的就必然正确、后出刻本就必然错误，要具体细化来辩证看待这些不同之处。同时，目前通行的主流本草文献中存在同一药物的记载有“断句不同”这个问题，比着认为这不是残卷和通行本的问题，不应该归为差异点，因为，大家知道，我国古代典籍没有使用现代的新式标点，句读问题是学生或者读者阅读时必须要学会和掌握断句的基本功，同一句话因为断句不同而产生的歧义，这本省就是读者的误读，而不是原文本身过的错误。

中国从先秦时代就已经有标点符号，可以从二十世纪以来的考古文物中见到，只不过这些符号没有统一的标准罢了。故而，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的新式标点，但绝不是没有标点符号。因为古代典籍普遍没有标点符号，造成阅读的困难，因此在 1919 年，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周作人、胡适等人共同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9 年 2 月出版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正式采用了白话和新式标点写作的第一部“新书”。1920 年，在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支持下，在上海经营一家小出版社的汪原标点、分段并出版了《水浒传》，这是中国第一次使用标点符号出版古典书籍。标点符号的使用，对中国的白话文的推广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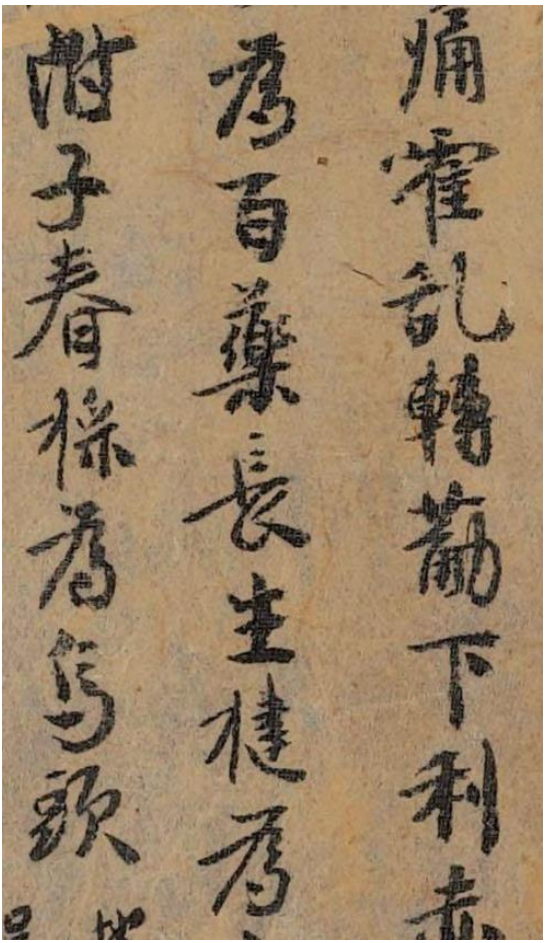
用起了很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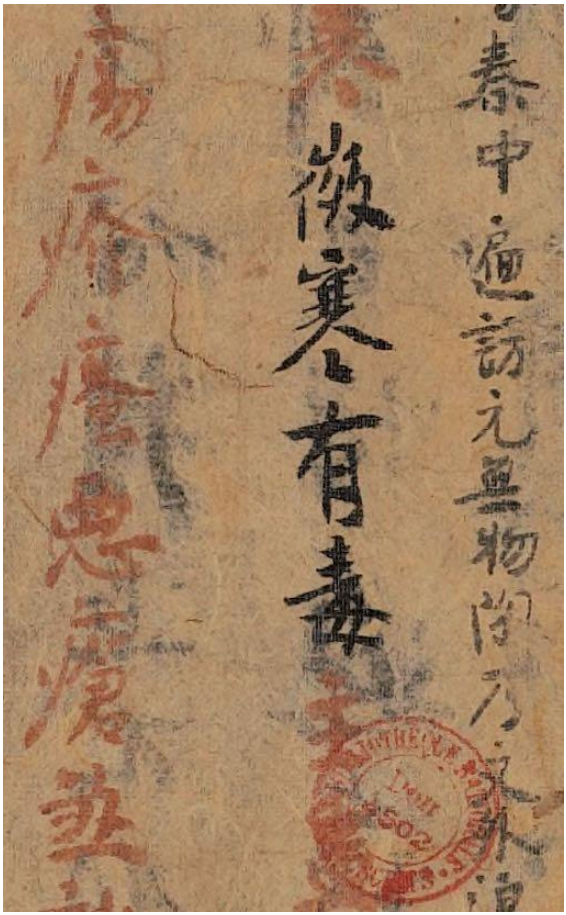
第三，著名中医古文献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马继兴先生说:“敦煌卷子中的医书是历代出土医籍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约有百余种，都是唐以前失传的古医书。其中《张仲景五脏论》、《平脉略例》、《本草经集注》、《新修草本》等都是未见传世的珍品。”马继兴先生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一书影响深远，首次较全面地收集敦煌医学卷子本，并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提出书目定名、作者考证、原文厘订、卷子分合、文献价值、医学成就等多方面见解，开全面研究敦煌医学之先河。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新修本草》等敦煌写卷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各归其类，医学典籍主要从医学角度研究，诗歌典籍主要从文学角度研究，佛教典籍主要从佛学角度研究，如果可以跨越这种学科壁垒，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和利用，也许会给敦煌写本《新修本草》带来更加广阔的新天地。

敦煌写本《新修本草》既然是马继兴先生所说的“未见传世的珍品”，那么，笔者从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残卷，也就自然具有一种书法美学的特征了。人们用笔来写字，是为了用文字来记载事情，传达内容和交流思想。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文字“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18]鲁迅在这里所说的“形

[18] 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44 页。

美以感目”就是我们现在的书法艺术。敦煌写卷的书法能够给世人一种审美的愉悦，这是事实，如著名的《妙法莲华经》写卷就可以说是这类书法艺术的精品，但作为《新修本草》何尝又不是呢？诸君请仔细欣赏下面的两幅写本图片：





这种书写体式，多属行书，加之现在我们所见的法国伯希和所藏之残卷，都加盖有一枚圆形的藏书号章。随着岁月的推移，发黄的纸卷传递出它们作为艺术品的特殊的魅力，古朴、沧桑、真实、厚重，已经不是简单的仅仅作为医学典籍而存在了，而是凝固着人们对历史的记忆，这些手写残卷形象地在告诉世人我们的祖先是如何一笔一划

地在记录和传播着他们总结出的科学经验。书法，即通过文字的点画书写和字形结构去反映现实事物的形体和动态美的，故而点画的书写、字形的结构是书法艺术造型的两大基本要素，也是构成书法艺术美的两大基本要素。古人把前者称为“用笔”，后者称为“结字”。东汉的蔡邕在《九势》中提到了“落笔结字”，这已经隐含了书法艺术造型的两大要素。晋代的卫夫人在《笔阵图》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用笔结构”。这以后，历代所讲书法艺术的造型问题，不出用笔与结构两大方面。如果我们从美学角度来分析这些敦煌残卷《新修本草》，同样可以发现这些字在用笔和结构上的美。

敦煌残卷《新修本草》中的字，每一点画的书写基本都能给人一种几乎可以触摸的形体感，它看上去就如同从纸的深处突现出来，或从纸里长出来的一样，而不是平贴在纸上没有实在的体积的东西。古人常讲的“力透纸背”、“透纸”或“下笔不浮，刻入纸中”，[19]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用以记事的文字。它的书写当然还只是为了记事的目的，但从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发展来看，已经具备了书法艺术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甲骨文笔画的书写，力求横平竖直，而且能给人以一种刚劲有力的感觉，笔画的粗细也有变化。

我们再看它的字形结构，力求平衡对称，疏密匀称，也能给人以一种美感，因此，完全可以说甲骨文是我国奴

[19] 《书法三昧》，《佩文斋书画谱》卷四。

隶社会早期所进行的一种尚不自觉的书法艺术创造。秦朝李斯创小篆之后，不久社会上又出现了隶书。隶书是对于篆书的一种非常大胆的简化。隶书者，篆之捷也，这种简化的发生是因为“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20]在我国文字发展史上，从篆到隶反映了那个时代对简化文字的真实需求。汉隶是我国历代隶书的典型，是隶书发展的高峰，质朴自然，既严整精密，又不纤巧做作，气魄雄浑。汉代新出现的草书，在我国书法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其用笔和结构多样而自由，使得书法艺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文字书写的固定格式的限制，趋向于表现事物多样的形体动态美和抒发书家内心的情感世界。魏晋南北朝的书法艺术，在碑的书写之外极大地发展了帖的书写，书法美的欣赏和创造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且形成了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法流派和审美风格：平和自然、含蓄有味的美的境界。这正如方孝孺所言：“晋间人以风度相高，故其书如雅人胜士，潇洒蕴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态，自觉有出尘意。”[21]唐代的书法艺术是以晋代书法艺术所取得的成就为直接出发点的，唐代各大书法家差不多无例外地都学王羲之的书法。气魄雄强，是唐代书法超出于魏晋书法的地方，也是这个时代的特色和优点的所在。

敦煌写卷，绝大部分用笔抄写，为古代民间书法大成。卷子的抄写者都是被人雇用的写经生或一般庶民。他们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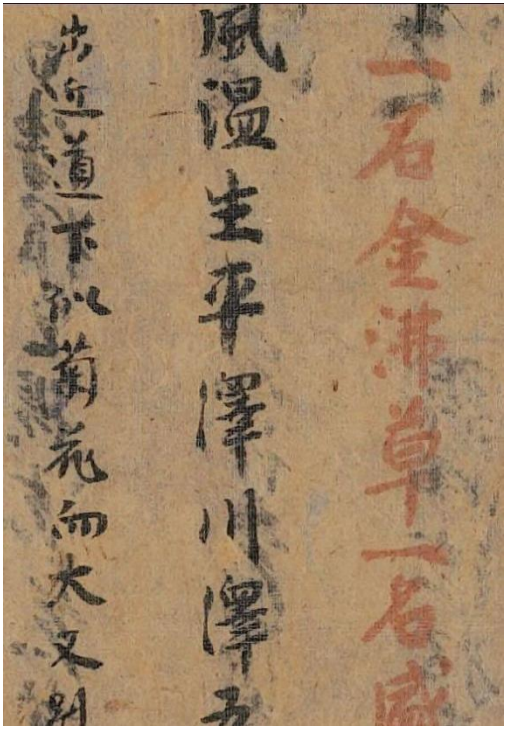
[20] 卫恒：《四体书势》。

[21] （明）方孝孺《逊志斋集》，《佩文斋书画谱》卷七。

年抄写，熟能生巧，久书成艺。有的书写雄强勇猛、大刀阔斧;有的书写娴熟娟秀，温文尔雅。书体行、草、隶、篆皆备，丰富多彩，表现自然质朴，机动灵活。其功力法度，审美情趣，都值得我们关注。敦煌残卷《新修本草》的书法率真与庄重同时存在、民间与经典互化、书写与书体同生，[22]对我们今天的书法创作提供了真实的参照对象。

如果把这些敦煌残卷《新修本草》作为今天文创设计的蓝本，比着认为，一定会在中国文化自信的创意产品中独具一格，别领风骚。因为，它们是健康的象征，是艺术的载体，更是中国文化的一张靓丽的名片！

[22] 马国俊《敦煌遗书民间书法特征研究》，敦煌研究 2006 年 2 期，第 32—35 页。



这张敦煌残卷《新修本草》图中的“金沸草”、“菊花”，人们既熟悉又陌生。自 2020 年以来，在全世界就把“新冠肺炎”疫情困扰，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中医药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院士 2020 年 2 月，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率领由来自天津、江苏、湖南等地中医医疗团队组成的“中医国家队”，进驻武汉市江夏方舱中医院，2020 年 8 月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这是全体中医工作者和中医人的骄傲。

本论文在撰写过程中，还参考了黄岩红十字医院叶红璐、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余欣共同写的论文《敦煌吐鲁番出土〈本草集注〉残卷研究述评》，[23]该论文对前贤的研究成果及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也针对时下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看法,并对富于研究旨趣的方向作一些前瞻性的分析,为笔者提供了丰富的学术信息。辽宁中医药大学药学院的张新悦、王莹在他们的《〈新修本草〉的现代研究进展》一文中，[24]主要针对近年以来,我国的学者们对《新修本草》的药物、编撰者、体例、语言、古残卷和辑本等方面研究状况,认为还缺乏系统的总结整理,所以，张新悦、王莹两位就对 1979 年—2018 年间有关《新修本草》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这对笔者的本论文撰写提供了诸多便利，特在此致谢！

[23] 叶红璐、余欣《敦煌吐鲁番出土〈本草集注〉残卷研究述评》，中医研究 2005 年 6 期，第 57-60 页。

[24] 张新悦、王莹《〈新修本草〉的现代研究进展》，中国现代中药 2019 年 3 期，第 399-403 页。